



树的智慧

[英] 麦克斯·亚当斯 著

[英] 约翰·伊夫林 绘 林金源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树的智慧

[英] 麦克斯·亚当斯 著

[英] 约翰·伊夫林 绘 林金源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树的智慧 / (英) 麦克斯·亚当斯著; (英) 约翰·伊夫林绘; 林金源译.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7-5133-2530-1

I. ①树… II. ①麦… ②约… ③林… III. ①树木—普及读物 IV. ①S718.4-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67933 号

树的智慧

(英) 麦克斯·亚当斯 著

(英) 约翰·伊夫林 绘

林金源 译

责任编辑 汪欣

特邀编辑 侯晓琼 张琮卉 王依

装帧设计 李照祥

内文制作 王春雪

责任印制 廖龙

出版 新星出版社 www.newstarpress.com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邮编 100044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65270449

发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印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毫米×1194毫米 1/24

印张 11.75

字数 193千字

版次 2017年10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3-2530-1

定价 6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发邮件至 zhiliang@readinglife.com

The Wisdom of Trees
Max Adam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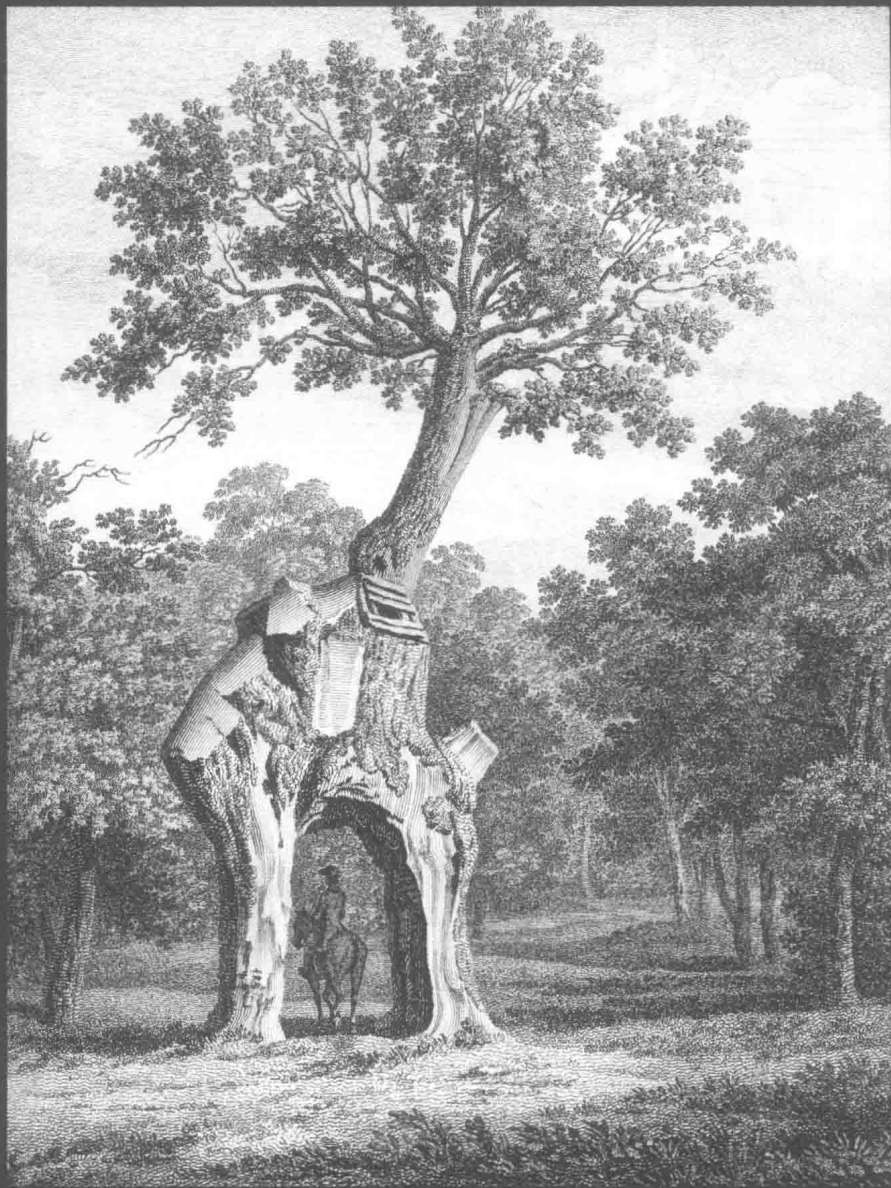
To Jack and Flora, with love



绿谷栎树

THE GREENDALE OAK
(从西北方向观看)

这株耄龄的栎树装点了隔绝于舍伍德森林之外的维尔贝克修道院。这棵树的树围是如此巨大，栎树主人波特兰公爵于一七二四年决定将树干挖空。他还赢得一项赌注：他所挖空的树洞必须大到能够穿行六驾马车。可惜过于极端的凿刻让这株栎树不可避免地渐渐衰弱，仿佛瘫软无力的病人，原本强健的身躯往后都得仰赖支架才能站立。



引言 树的智慧 1



01. 怀想树木 7

启蒙 / 秋 / 褐色黏黏的树枝 / 自由树 / 先见之明 / 树的故事——桦树



02. 设计精巧的树 31

树的作为 / 不同纬度的树 / 太阳能板 / 树之族谱 / 树的故事——花楸



03. 繁衍后代 51

昆虫出现前的性 / 春 / 制造种子 / 先驱树种 / 伟哉栎树 / 人力干预 / 树的故事——苹果



04. 交战中的树 77

开战 / 传统武器 / B 计划 / 树的战争 / 生命之木 / 树的故事——紫杉



05. 群居之树 95

森林调色板 / 林中生活 / 圣哥伦巴的树林 / 最稀有的树 / 护林员与栅栏匠 / 树的故事——欧洲赤松



06. 创新 119

有用的教训 / 切中要点 / 改头换面的阿森松岛 / 拨弦乐器匠 / 树的故事——榛树



07. 木器时代 139

斧、扁斧与楔 / 夏 / 第一批木匠 / 巨石阵解码? / 诺贝尔奖木工 / 树的故事——山毛榉



08. 工程师 157

激素 / 机械 / 水力学 / 制椅腿匠 / 树能长多高? / 昂然挺立 / 树的故事——山楂



09. 木炭时代 179

纯化的碳 / 制作木炭 / 石中剑 / “水下巨石阵” / 步行者里得利 / 烧炭工 / 树的故事——冬青



10. 建筑师 199

大小有关系 / 第一栋房子 / 亡者之屋 / 柴薪 / 圣哥伦巴住所 / 树的故事——栎树



11. 树的过往 221

树的年龄 / 中洲的树 / 切萨皮克号 / 时代的终结 / 发现古树林 / 树的故事——榆树



12. 树的未来 245

造林英雄 / 纸的二三事 / 如何购置林地 / 森林菜园 / 阿兴顿树林 / 冬 / 树的故事——白蜡树

引言 树的智慧

THE WISDOM OF TREES

树木的确是生物
我们感觉到树木是活生生的
因此它们表现出来的那份无动于衷
简直令人恼怒

John Stewart Collis | 英国传记作家

人类对生物同伴有着天生的移情。人类会拯救受困的瓢虫，也会从口袋里掏出胡萝卜喂食一头孤单的驴。我们知道狗爱玩耍、喜欢成为群体的一分子，猫瞧不起我们，而猪则将我们放在同等的地位——万物各居其所。天晓得，人类甚至对最讨人嫌的动物也会投射感情，基于动物能够感受痛苦、想象周遭世界，以及对后代表现出舐犊之情，我们认为动物具备了情感与智能。我们思考，所以我们存在，相应地，动物存在，所以动物思考。

那么树呢？树木是异样的生物形式。如同所有生物，它们会呼吸和繁殖，那它们也像动物一样能感觉痛苦吗？它们会思考吗？答案很简单：树木不会思考，因为它们没有大脑；树木不会感受，因为它们没有神经系统。任何意义上，树木都不能说“具备智能”。它们没有任何防御、繁殖计划或策略，无法选择性伴侣，也不能决定要在何处度过一生——树木不做选择。它们没有动物那样的器官，除非我们一定要牵强地将树皮比作皮肤。树木真的一无所知，因此，认为树木拥有智慧，其实只是情感的误植。



在印度，菩提树不仅神圣，更被视为人类灵魂的化身以及诸神的寓所。

然而，出于人们对树木的钦慕和喜爱，“树林聪明绝顶”的印象几乎挥之不去。按科林·塔吉^①的说法，那些“中间有根棍子的植物”有六万余种，它们身上复杂的化学和物理性质令人赞叹。树木比任何动物都更具适应力，有些能活上数千年之久，而且其繁殖力奇妙得不可思议，让人很难不认为它们十分狡猾。

树木能相互沟通，建立同盟关系，也难怪会让人误以为它们是“有策略”或“有目的性”的一种存在。科学界甚至谣传树木能操纵量子形式的日光，让树叶变得更有效能。

亿万年来，人类一直将树木视为智慧之源。史上的圣者、王者与智者，莫不向它们求教。树木被奉为神圣的象征和先祖灵魂的显化，被当成青春与耄龄的代表，指涉刚强与睿智，也指涉生育活力或贫瘠不毛，同时隐喻历史遗产及万物进化。树木可以是冰清玉洁的，一如那些崎岖山坡上苗条优雅的花楸；树木可以是暴躁易怒的，想想孑然挺立于田野中、状如雄鹿头的老栎树；树木也可以是伟硕的古代巨人，好比一株百英尺高、长着发达灰色树干的 山毛榉。在诺曼底的阿卢维尔，一个神圣的小礼拜堂就设立在一株树龄超过八百岁还活生生的栎树里，而埃特纳峰山坡上的 白马栗树更是巨硕，它树干的空洞里可以容纳一百名骑士避雨，它也正因此得名。

低调些的话，知名林地作家约翰·斯图尔特·柯林斯将他至爱的一株白蜡

^①科林·塔吉(1943-)为英国科普作家与广播节目主持人。他在《树》一书中将树描述为“中间有根棍子的植物”。——译者注(下文如无注明，均为译者注)



即便树木不是我们的导师，我们至少算得上是它的学生。树木慷慨地为人类提供庇护、医药、凉荫、食物和燃料。

树用作夏季时的工具间。在非洲，猴面包树向来作囚室、教室、圣堂和贮水塔之用；而在爱尔兰，中空的树成为黑暗时代僧侣寻求独处的避世之所。在德国，早期基督教传教士砍倒异教徒眼中的圣树，仿佛害怕它们继续存活；在印度，菩提树不仅神圣，更被视为人类灵魂的化身以及诸神的寓所——佛陀便在一棵菩提树下证道。诚然，树木有其实际用途，但它们绝非只是“实用”而已，人类与树木维系着密切、深刻而又复杂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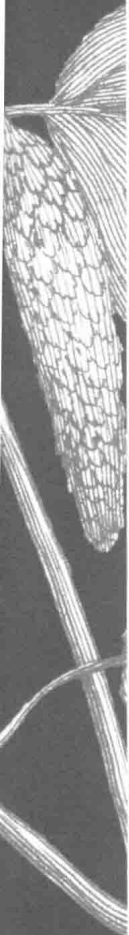
铁取代木材成为人类实验的基本材料仅是近两百五十年间发生的事，在几乎整个人类文明史中，是树木扮演着供应者与指导者的角色。但直到上个千禧年的最后四分之一世纪，我们才开始使用史前人类无法取得的仪器来检视树皮以内的部分。当年人类先祖对树木产生浓厚的兴趣，无非也是出于实用目的，他们知道顺着木材纹理可以纵向劈开原木，他们知道饱含水分的生材较易处置，并懂得利用火和蒸汽使之弯曲变形。他们也知道某些木材更好燃烧，而某些木材更适合做建材。此外，他们还知道哪些树木具有毒性或会污染食物、哪些能加工提炼出我们称之为阿司匹林和奎宁的药物，以及在不同时节长叶结果、吸引不同鸟类昆虫的各种树木。认识树木与它们的材质曾是人类首要的生存技能，而这种知识是通过经验累积获取的。树木“规矩本分”，我们以狩猎与采集为生的祖先，则敏于观察一切自然界的风吹草动。十八世纪以降，科学家开始（只是开始）破解树木成功生存的秘密，结果证实树木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神奇且不可思议。

如果你身处香港这种拥挤的现代城市，就算大半辈子见不到一棵树也无

碍于生活，即便置身枝繁叶茂的欧洲城市，没注意到身边的树同样情有可原——直到它们被砍伐或死亡。然而，古往今来，树木一直是人类文明进程中亲密且至关重要的伙伴。史前先祖从日渐荒枯的非洲森林出走，踏上非凡的文化之旅，朝种族进化之路前进，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森林之子”。即便树木不是我们的导师，我们至少算得上是它的学生。树木慷慨地为人类提供庇护、医药、凉荫、食物和燃料，森林更可谓地球之肺和气候调节器、栖地保护者以及生物多样性的宝库。最重要的是，过去两亿年来，树木借以进化并适应环境的卓越才能，恰可作为大自然教室，为我们展示生存防御、合作互利之道，以及探索无限可能的开创性智慧。

本书名为《树的智慧》，并非因为树有“智慧”，而是因为当我们师事树木，便能向它们习得智慧。





01. 怀想树木

THINKING ABOUT TREES

然后我对树说
你是否是你心之所欲
你是否是你想要的样子
树回答我
我正是我心之所欲
我正是我想要的样子

Isaac Rosenberg | 英国诗人

启蒙

Enlightenment

在逛佛罗伦萨的乌菲齐美术馆时，如果按年代顺序参观，看着那些圣母怀抱不凡圣婴的画像，你可能会觉得有些无聊。不过，这些烦闷是值得的，因为当你来到波提切利画作的展厅，你会不自觉驻足停留。

《春》，这幅由佛罗伦萨画家完成于一四八二年的杰作，描绘了簇拥着女神维纳斯的神的行列，包括美惠三女神、花神和一众林间仙女，画面美不胜收。一如所有伟大画作，你必须亲眼见识原画才会惊艳，在这里，文艺复兴的精髓仿佛被提炼成令人陶醉的烈酒，自罗马帝国荣光消退以来，女体第一次被描绘得如此性感、丰腴、挑逗与诱人，不再是呆板的圣像。

画中花神弗洛拉穿着由奇花异草点缀的衣服，有孕在身，这似乎标举出艺术的新里程碑，以及人类启蒙的重大改变——充满人性、不完美、如实呈现那些一望即知的血肉之躯，在在吸引着现代人的目光。这幅画作的一项迷人之处在于它所描绘的植物，据研究竟超过一百五十种。不过细看背景中的树木，相关专家必然会失望，因为它们和舞台布景差不多。若说文艺复兴将

中世纪的虔诚人类从无法企及的无罪理想中解救出来，那么树木必须再等上三百年才能迎来艺术上的解放，至少在欧洲是如此。

三百年后，詹姆斯·沃德于十九世纪初完成了素朴的水彩素描《老栎树》，它之于树木，就有如弗洛拉之于女性。就我所知，这幅画是西方艺术传统中第一幅描绘真实树木的作品。画中呈现的并非一株用来比喻生育或自由等概念的理想化的树，也不是企图引发离愁别绪、点缀英国早期风景画的浪漫主义式大自然配饰，而是一株被抽去背景的耄龄老树。它的外观状似雄鹿头，树身被闪电击打过而显得发育不良且弯腰驼背，活像个易怒的老头儿。这棵树不但树枝寥寥，树叶更见稀疏，不免让人想起年老时的伏尔泰。

一七八一年，让·安东尼·乌敦为这位大哲学家雕刻大理石胸像，风烛残年的伏尔泰依然充满热情和智慧，就像这棵衰老的栎树。两者的相似性或许并非偶然：成熟与衰败就像孪生子，会同时引发钦佩与同情甚至怜悯，而启蒙时代正是怜悯、同情兼以革命的年代。启蒙时代也是个人至上与反省的时代，生逢其时的有识之士不时思索着这一切的改变所为何来、何所得，复何所失。

我想，沃德笔下这株通晓世故的老栎树，可能萌生自文艺复兴时期从树上掉落的一颗栎实。

秋

Autumn

秋天降临，这是我记忆中最美的季节。大自然颜料盒里所有的色彩倾泻而出，在斜斜的阳光或每次阵雨过后，各种色彩益发鲜明。白昼越来越短，枝干招展的山毛榉被雨水浸透，橙黄色的树叶淋淋欲滴。树下，林地人望着蒙蒙细雨中散发出濡湿麝香气息的森林世界，在碰巧路过的旅人眼里——仿佛正是收摊准备过冬的海边冰淇淋店。

一阵强风横冲直撞向林冠，树上的水滴哗啦啦倾泻在覆满林地的落叶层上。从黄到褐、红到紫，从褪色的残绿到耀眼的橙红，所有颜色不假人工、无可复制。随即一片静寂，直到片刻之后，耳朵适应另一种微妙的声响。森林并不是乍听之下那般静谧，也不会被动等待一月霜雪的降临。此时的森林忙成一团，林地人手上也握紧了收获的钩镰。

走兽飞禽竞相与时间赛跑，争夺冬青、花楸、白面子树，以及山楂和欧洲荚蒾的鲜红浆果，争夺黑刺李乌亮的果实（如果酿黑刺李酒的人尚未捷足先登），争夺野蔷薇坚硬的红色蔷薇果。猪只，倘若我们再度允许如此美好的